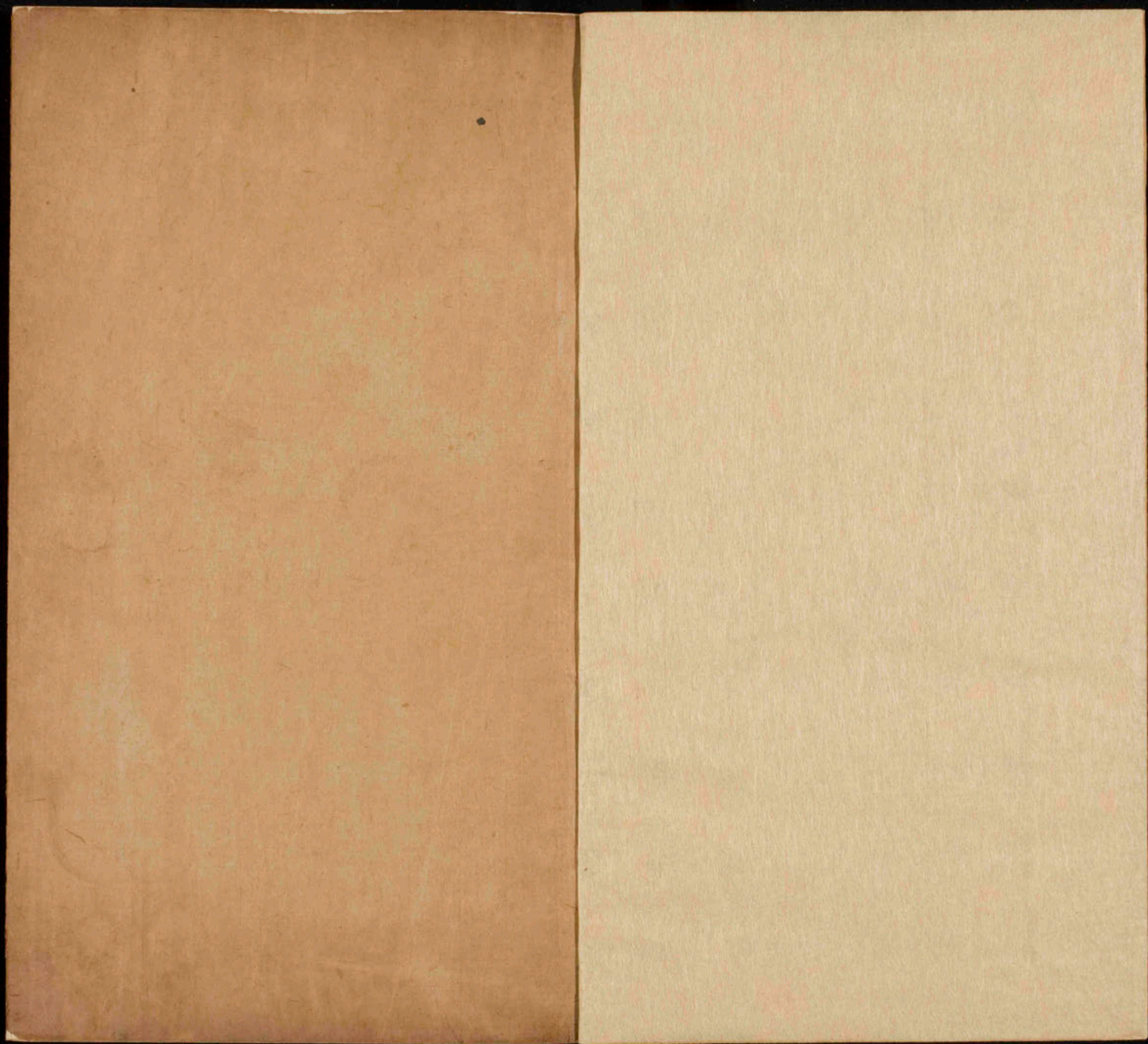


羅文恭先生集鹿忠節夫子批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九目錄

匏

墓表

東潭蕭公墓表

劉櫟亭墓表

貢湖涯墓表

彭鵞溪墓表

岷山胡公暨配墓表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九

匏

墓表

明故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東潭蕭公墓表

是爲福建左布政東潭蕭公之墓在墨潭將軍山先墓之原其系出螺陂宋侍郎定基之族侍郎政事得荆公之文而益傳後侍郎數百年而有公其敷歷中外與侍郎正相等而政事所施有古良吏所未嘗者即無荆公墓上之石其可虛乎自公起進士爲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三年以承德郎進山西司署員外郎未幾即真爲奉直大夫轉郎中以薦出爲岳

州知府失上官意調瓊州歷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副使右江兵備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三年上疏乞骸骨遂致仕近世郎署被薦即不補郡守郡守惟瓊州多不遷而又以他調來者必不得藩臬爲藩長積資二十七年無有訾議即當次九卿又孰肯自致其仕以去觀公進退若此其政事大畧見矣在刑部時以持法律忤近貴有聲故闕佛保謫死挾禁物貲無所屬而火者徐美發其狀大闕高隆者思沒入之公得狀密遣邏者逮美以貲物至封識于官高聞之怒使人來曰若爲郎中侵司禮監職事何也速返我不者我且論奏若不顧官爵耶公不應高言之尚書尚書直郎中高益不勝忿上疏誣公待理乂之不得白會考察京朝官高復以浮言中傷賴尚書力救乃免又歲餘適尚書改北京都御史始上章白其寃而公以無事當是時使公爲摸稜語即不及禍或畏禍見幾微亦不爲尚書所庇尚書者嘉魚李公承勛蓋名人也公旣爲李所知又數數言之于朝顧得岳州以行岳當孔道困于供張公至一切罷損而日矻矻民事常德牒逸盜十二人藏華容屬公踪跡旣置獄未及訊而十二人者于鄉貴飲公求貸公不知也或洩于公公笑而不答明日出十二人于庭曉之曰汝怖死求貸于某乎使汝

實爲盜吾豈以一飲廢法使汝實不爲盜吾亦不以
一飲自嫌故有出入汝慎無受誑也已而迄無左驗
列其狀上下盡釋之公治獄用情不以喜怒輕重手
無深文微名大抵皆此類也公爲岳州勤苦矣而巡
撫都御史者以私怨啣公索垢不得則第以爲儒緩
不宜于岳改知瓊州至瓊值黎佛二之變往歲瓊人
利黎田而懼其逼聚兵護耕歲四更番卒五百人兵
寄溪峒半疫死而黎數出攻劫莫制至是佛二殺官
吏虜村堡勢張甚督府欲以大兵蹙之公曰虜係未
歸而急之是促其死也吾且觀之兵而攜其黨庶可
圖乎乃遣人招降十八村至則厚其餼勞善諭之察
其尤雄桀者倍與衣物寄心腹語令歸所虜生口別
授方畧密擒佛二以自效佛二素雄桀手挽疆三百
斤人莫敢近降者旣受戒慮賊逸無以解口乃陰導
官兵設伏諸隘而身給佛二以走俟稍倦分負其刀
弩諸械嗾走隘至則伏發因成擒佛二既得以大兵
綴之諸酋恐奉約束輸稅者四百餘戶嚴督防兵二
千計活疫死者幾百人未淳令濠源里賊爲變且薄
賓州公在右江以兵請于督府不聽因自計曰此斷
之我者也旣謀其虛實出沒而是時思恩土兵適罷
古田之役遂檄以從更摘他兵佐之據險深索藏潘
公廣韋公抱等一百七十有奇俘老幼六百籍所捕

獲給軍餉而出其羨以報督府督府口雖壯之實嫌
 其異已不以捷聞公在瓊擒佛二無所叙至是復見
 沮抑一不為意且欲乘勝以兵臨八寨招藍昇降八
 寨本南丹屯地為徭所據 朝廷分隸土酋羈縻之
 然恃險遠數出為患至是藍昇聞淶里之捷自懼禍
 及因請內附當事持勦撫守三說不能決公上議以
 為受其降而襲之兵威黷而疑衆信其降而忘為備
 法弛而貽侮先以撫守二說俟有他變徐制其後可
 也於是納其請以屬思恩密建屯砦遣官列戍梗其
 出入而右江漸以無事陽明王公田州之役既降府
 為州憲岑孟簡孫芝切不可立其季子邦相為判
 官頭目盧蘇為土巡檢統其衆邦相忌芝為後患而
 蘇素驍悍利立幼且樹黨思兩除之蘇覺羨芝毋攜
 孤走軍門爭立而自與邦相相拒既殺邦相迎立芝
 諸土酋與猛度子邦佐乘釁搆亂朝議令土酋自相
 擒治而督府先有所入陰為蘇掩罪蘇益橫嘗以兵
 衛六千人聲言見巡按賓州營城下御史引病不出
 諸司倉猝噤口公曰蘇罪人也何敢爾遣千戶持符
 逮蘇蘇懼退營十五里囚首隨符來公辭色俱厲宣
 朝廷威令令自計蘇益恐怖請輸逋賦斬首虜自贖
 至叩首丐死義乃許之因勒獄辭列罪狀停各酋官
 職為請命于 朝督府不能奪是時議者以徭僮難

制欲割隸土酋以其積威可劫又自保分地無外望
可恃爲安公執不可且謂之曰朝廷以流官制獯非
不知其勢輕也亦欲用夏變夷不忍化爲異類也今
八寨固屬土酋未嘗不叛而田州用兵富貴安保吾
豈不能斥疆土而顧以藉寇兵乎議者始訕先是岑
璿以思恩叛朝廷旣誅璿更置守而璿之餘孽金者
潛他境至是諸故酋挾以邀我擁衆二千人南寧城
下沈叅將希儀慮爲變召以好語欵之俾來見公公
令候于賓州而密語沈曰金在則無思恩無思恩則
廣右必危此不可不除也且其腹心楊留在賓州爲
募兵已往附金金來而留應之是尚有賓州乎今日
之事在我與公公贍智而達變吾所不逮惟所命無
避也沈知無他腸乃與公計欲徐徐以他故散遣金
衆而後圖之公至賓州犒金牛五軛載酒五十罌
就給之金大喜沈給之曰汝欲得官胡不納我與兵
備公金乎金訐貧則納帖子爲證沈復謂曰如兵備
公何金曰聞兵備公素不愛錢小人不取沈欲堅其
意則以目瞬之曰第以帖子來沈納于公公笑而密
焚之亦更以好語時時欵金間出漫語相調金旣伏
公不疑會御史巡柳沈與公說金相隨而沈率擒金
于柳即又以殺金爲留功而謬賞以張之留愧見給
又恐爲諸故酋所圍旋憂病死此事載唐荆川所爲

沈紫江戰功序中序中功多歸沈故公語不盡載然非公沈故不能獨任也公嘗以兩事忤督府似少戇其與沈圖金機發園轉意授聲應又若甚敏捷者是豈儒緩者耶爲廣閩藩臬議加賦決疑獄所執者尤衆公平生喜誦胡文定教子書故其爲人一主於恂謹篤茂輿服寢食兢兢如寒素而當官行法不敢失尺寸以徇人至論人必取其長而諱其所短少時爲里中惡少所凌幾不免比貴以衆人遇之無所脩怨兒子輩聞其事間以探公絕口不言爲誰氏也公年六十有七素無疾卒之日殊整暇三子輅爲縣諸生軾登進士令仁和轍舉鄉試皆能世其家學蕭氏在以雅淡而危喜任事其卒也人亦痛惜之然余獨不釋於君者其所志誠足取矣君嘗爲余言當動怒時力遏之而不能止每懼乘怒失言於人害將不細余觀於世求不惑於吏治者甚鮮如君言者又加難矣使假之年而充其所志以行之天下豈有不效哉然遽止也是可悲也雖然吾獨以悲君也哉書其事鏡之墓石使過而覽者相與傳之君生正德乙亥二月十二日卒辛亥五月二十六日年三十一有七云

明故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王君墓表

自古磊落竒崛之士懷孤憤惜休明老而不肯休者豈值赴日月之光羨膏澤之潤哉其中有所負

而不忍棄與其時有所值而不易得蓋悲河清之難
俟耻覆簣之無成固亦不容自己云爾憶在嘉靖癸
巳余再職史官聞諸館閣嘖嘖稱宣城貢君之才而
未詳其爲人其後歸田識君之子安國銳然有志於
道遂與定交爰之以貢授永豐縣學訓導數得朝夕
於是聞君平生大都爲之慨然悲焉方君始爲郡諸
生年纔十四五業舉子課試耳每閉戶累黍于管定
黃鍾候冬至氣沉思其六益數務與宋儒之議相當
助祭孔廟禮成仰而歎曰大丈夫不以孔孟爲法即
隆貴豈足多哉而是時海內人士有傳白沙先生之

學者號

曰欽然願從之遊聞于督學林公

道莫不目逆敬之且多其才督委檢括往來郡邑無
虛日其後俾署吉水吉水在臨吉間號繁衝異時攝
令新故交承莫知緩急吏多索故牘難詞相嘗以窺
能否而陰把其勢君至吏抱文書嘗君涉目指曰某
事已竟某事未起吾不召而持此何爲也吏計沮相
戒不敢面給邑以無事民受賦役率因俗安使不盡
更異豪右怙拒者遣人諭意必聽乃已無何朝廷以
邊遽遣使索逋旁邑受牒猝辦民多庾死君召是歲
掌賦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
未旬日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乃逆計積歲久逋
曰此非貧瘠弗勝寔綱解主寄之欺隱也夫綱解主

寄者皆市猾耳老胥悍卒爲之後先以行其詞攫貧
瘠安所逃責哉旣入其橐復舞智以文亂而上不之
察苟不踪跡而漸治之速不可償也君之事集力省
大抵類是然務爲韜晦不少自暴著每聽訟據案嘿
坐徐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旣白令
休外舍月餘不召始者以君明而少斷久之多悔悟
去不復追逮其敦行教化如此邑遠驛三十里嘗調
民傳食名曰小日後驛遷而調不止或競侈媚爲
私覲君曰是不可以已乎盡罷之與士人交終歲未
嘗以一蔬爲敬懷謁入者服其風旨噤不能發君爲
惟官三年強半居吉水其在郡一言無所假借至爲
吉水即三尺童子可以牽衣告語君亦時時降色
慰之故吉水之民率視其來去爲喜愠聞新令且至
無問其人賢否莫不感額君感疾留郡輒怨其避事
無何聞君卒人人頓足揮涕即深山婦孺亦嘆息號
駭不啻喪其家之長老與其親戚也是日會巡撫都
御史吳君鵬叅政魏君一恭僉事顏君嘉會行郡素
廉其治行各爲文哀之而郡中臨其喪至失聲君父
价早夭獨奉其母張以養俸入旣薄而又自食于外
比卒家無遺金知府陶君大年爲棺衾以殮記其喪
乃得歸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不可僞也
且志合於上者動察友之猜慮周於民者缺吏卒之

望利穴室則滯訟寡而井市清關說廢則無告伸而士人怨故有獻頌於堂階而交讎於門屏者此雖擅才智知取與未可以苛禁而甘誘也君今已矣媚之不足以徼恩薄之不足以搆侮舉知之矣然無貴賤尊卑遠近新故痛惜不置此曷故耶人之死也在骨肉則痛惜之在道路則畏避之在仇讎則幸甚之以痛惜之情責之道路不能也故凡死而哀之者必有至愛於其生愛人者人恒愛之是道路亦骨肉也嗚呼死即等耳柰何不為可痛惜而為所幸喜者哉吾故始為君悲而復悲君不多見也自余所見君之前楚有危君嶽蜀有陳君士義其官同而事亦相類陳螺陂以進士起者先後不望而位登大僚

人侍郎以政事受仁宗而公為布政使輒引盡其用意者有所行歟墓去螺陂四十里而近處家雖細行鄉人莫不知之至其墓有石人焉盡聞者故書其槩鐫之石俾將來者得踵承焉

明故吉安府推官櫟亭劉君墓表

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為為吏將以整齊奸偽且軌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笑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之代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善之事子惠休息此隆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

自斯言出而吏相譁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以
今觀於櫟亭之君豈盡然哉君名脩己字以敏以
新蔡人也舉丁未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君爲人簡素
伉直於辭貌無所脩設每郡會逡逡俯揖如孺生退
則垂首拱立若不堪解事者當道厭其所爲將予賤
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掾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
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也君旣感
激受教而郡故健訟君明習法令日夕手撰獄辭不
他寄耳目或當道有所輕重君第唯唯比上獄必中
情法不少徇當道或不見聽露微指即留旬月不上
矣其自解否則從容懇款言故不少見顏色久之當
心竒之乃令師南陽王文莊公鴻儒京口丁而齋公
某二公皆當世博雅君子有行業者也君至門聽其
言遂潛心宋儒格物之說於是叅訂三禮爲之註釋
至攷證古今治亂之由推而極於陰陽進退之變靡
不通究而尤長于易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屢上春
官不第則一致其餘力於禮書思益邃而辭益古期
以獻之朝廷布之天下不徒充簡冊而已會 今上
脩明禮樂釐正郊廟百神之祀自以爲百世一時之
竒邁也集其平生所論著者將上之而禮官方聘天
下儒生通知古雅者撰脩祀儀成典於是名在選中
書成蒙賜金帛如例是年乙未 莊靜皇后喪議者

謂當絕服君未應聘獨以衰經出入京師中又明年
丁酉以輔臣薦除翰林待詔待詔文不備員嘗以待
奇士之淹滯者且因撰書之役乃間選補君一日起
自剡薦人莫不以爲榮明年預史館校錄諸經史給
大官酒饌君旣感激知遇乃益發憤將以表見所學
上復古治策十五事其言滿三萬七千有餘戊戌冬
章聖慈壽皇太后喪咸遵以日易月之制君復請三
年喪以風天下䟽兩上俱留中聞者莫不矐之己亥
二月 今上南巡立皇太子君乃輯古昔教養太子
法爲書三卷名曰保傳補病作不果上君在翰林纔

仕者一轉臣惜其才強留之竟卒于官年止六十有

四其所志雖不酬然其平生畧可睹矣君之先多文
學忠義之士世遠弗載而元集賢直學士奎禮部尚
書師恭爲最顯 國朝車駕郎中時之時之生乾乾
生順順生鏞鏞生君自乾以下皆以儒業相傳鏞之
學宗伊川程氏而不用於世卒謚文貞君爲人丰神
俊逸坦無他腸自少穎敏常恐辱其先人文貞病自
刲股和藥以進病立愈其後執喪甚嚴倚廬者三年
與兄弟居誓無分異旣不得遂田產任所推與弗問
至鬻田市書日夕誦讀不知計筭作業家耗落泊如
也父之博極群書含腴咀華詩文取法漢魏先秦而

用意尤深于禮所著有三禮纂注三大禮賦南陽畧
保傳補諸書而詩文則有和齋集湖涯二稿倚彌子
燕市吹劔集杜機子瀛海集市鼎腊餼湖涯劔吹集
籟野集其亦可謂博矣嗚呼是豈能隱忍乾沒於聖
明之世而甘與瑣瑣者爲儕伍哉夫聖學不明士無
歸命雄偉傑特不欲以俗終者其人旣鮮幸而有之
乃復遭值阨塞坐坎壈以賚志如君之類是也雖然
其志誠不酬矣然其言幸且上聞而君之子又將竟
其所未至不猶足以自解乎於是旣爲之悲而復以
慰言書之墓上之石無亦使其鬱鬱於地下也君三
子訓導居長四表館學字生詩國歎同邑給事中孫
女二閨真適建平監生姚彪親與適同邑給事中孫

濟孫男克明孫女某具生卒配氏在志銘者不復表

鷺溪彭君墓表

習俗之移人豈不甚微而師友之功可少乎哉昔
武皇帝朝尚武功喜卑絃之服鉦鐃之音且詔天下
富人皆得入粟拜爵爵自列校至將軍騎尉鷄冠虎
服殆滿郡國士大夫欲捄之而不能也則競賦詩飲
酒以文雅自表異而廬陵鷺溪彭君席乃考樂堯之
豐贄婚相國莊靖之華閥自其少小好奇偉不羈之
行思男子不能以文墨取榮顯便當乘時累貲異日
有少緩急得效尺寸於窮邊遠夷其亦可以瞑目也

於是起布衣奉詔爲吉安守禦千戶而又懼不齒於士大夫猶未足以傾動遠邇而極其志意之所得也則又學爲近體詩與館閣山林諸賢往復上下其議論若徐南峯鄒東廓輩莫不折節下之與爲婚媾行輩交當是時君之轉盼投足軒如也武皇帝末年陽明王先生督兵虔州首以理學授士人虔吉之間豪傑響應君雖不能頓棄夙好私心固不能無羨慕以爲古今詩歌之上又有所謂理學者誠足以取重於人也然業與東廓爲友氣槩勃勃不相下歲時問訊不失舊歡而已又十七年爲嘉靖甲午東廓大會

又若盡爲已設者乃內愧發汗沾衣前席跽曰今而後知淪之所以自貴也強納弟子禮于東廓而歸取昔之衣冠輿馬盡屏之宴飲賓祭一以深衣從事躡敝食糲寒畷殆不若也君年已五十餘長東廓且八歲而鬚髮又早白自是每會必至至則先諸弟子請益拜起執禮視諸弟子恭甚旁觀者多指目之東廓亦引席相就君退然如忘也夫此一彭君也由前觀之車從赫奕吹彈喧逐鄉人之所侈大也由後觀之寒暑稟業山水忘疲鄉人之所鄙笑也而君子者一或訾之一或與之君何所見而不惑於鄉人哉雖然

彼侈太而鄙笑者暫也其既也耶鄉人亦未嘗不陋
前之爲貪得而服其後之爲善變也夫昔之不免見
陋於鄉人而今乃得見與於君子人性豈有殊哉顧
所習與導之者何如耳余識君二十年之前而相信
於十年之後見其以將衰之年而欲捐其厭棄之事
以內疚之悔而求償於樂易之心故幾希之辯吾未
知其如何至其知善之必可爲者固不以小利而移
也瞬息之間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過之必當改者
固不以顯露而文也其將病也訪余石蓮洞再宿不
能去已而訪彭石屋訪東廓疑若預爲末訣者蓋旣
歸而即病始病自治後事棺殮贈遺條序非非病亟
聚家之長幼拱手告終神氣不亂余隨東廓視窆在
其里之北岸下莊之山與妻陳同穴東廓旣述世次
名字年齒子女以志而余復書其墓上之石如此於
乎君今乃可以瞑目矣後之溺於習俗而求援於師
友者誰乎求諸師與友矣幡然今昔之有間者誰乎
於乎

誥封奉直大夫南京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岷山

胡公暨配倪太宜人墓表

封南京職方員外郎岷山胡公暨配倪太宜人旣次
第卒其子栢泉君以丙辰十一月二十九日合葬鳳
凰山之麓是時王君惟中適爲滁大僕少卿凡員外

公與太宜人致誦于人及耳聞者既盡其椎木仁厚
慈惠之詳與躍馬徒步狀莫不備載墓石又六年八
月君自浙右轄督軍江西填撫其民既二年迄以無
事進右司馬至是由吉安枉敝廬頓首再四曰吾父
與母爲人所知者幸昔已累王君子惟同榜且吾信
吾親猶若親也其忍有遺則又再拜涕不置明日反
覆大僕墓志有深感焉方栢泉君始仕爲州守爲職
方爲膳部公之不敢相撓者其意或在顧惜以冀自
全如世所謂封君焉者雖甚椎木此猶未足竒也比
爲督學上章言邊事既擢叅政明年奪歸公如以出
於常職外也則必力且於其始如以或有遇而偶合
也於既失也必甚悔之而公一不少次意恢恢乎樂
也夫自公視君與君之自視豈有異哉即公計之則
知出常職而言者必多欲言者多而卒無所遂此其
內有顧惜以冀自全而不敢以非常之見入之其力
爲沮而時其訓戒以必所期蓋亦有所不免矣及君
之以叅政歸也論薦者歲不絕口而諸爲顯官者徃
徃至得竒禍以去太宜人乃謂曰人言以必仕爲榮
使如吾母子煦煦然相守一室豈易得哉則相顧而
咲若與公意不然者洪先嘗求之當公不逆督學之
疏以爲其言也必有所刺於中其失也必有所拂於
外非吾所當與也言之而聽是違其意也言之不聽

是苦其意而又益以過皆吾罪也爲太宜人則曰彼自忘以徇國家之急其身之不恤矣又何有於其親今幸不用而能安之以毋他動而戚其中是至情之感也夫人不能相隱無若母子之間母子之間不相隱而惟用情此蓋轉移之微不獨意氣稱許而已故公之椎木爲甚竒而太宜人之意爲甚真雖然又有甚大者焉往公一語言必曰天理天理其始人之聽之熟語耳及稽所爲不少背負以爲常於是莫不嗟異謂爲信人嗚呼公豈取必口實自我言之自我爲之以爲慚哉惟其在我者固當如是是乃可見平

生也是故生或匪資於爾強質任不緣於創懲懼而後改不如因心之爲誠也知其美而爲之不如直易

之自然莫辨其誰使之也始太宜人所生二子一女其次名楠者旣夭而女適張鶴年者長矣君猶未廣嗣也則督其字從子耀爲之聘于劉復屢言于公進廬氏其側爰之盧亦生子二曰梯曰榎女一許聘盛矣而太宜人顧復也不啻其所生也夫屬毛離裏之聘之親不可僞爲者也今日不異所生此其心何心其盡具視叅政也一無以異於公叅政廣嗣是公爲益行也且叅政之身四方之身也不以廣嗣累其以董職事是固所以益叅政也洪先旣有感於墓志則復于君曰公與太宜人墓無以予言爲也君

在江西而曰吾以報父若母也則君將來之政凡有
係乎人之誦與聞者其所遺有既哉有既哉

祭文 二十二

告白沙先生祠

祭魏莊渠先生

祭李谷平先生

祭楊文襄公

祭林東城

外父符翁合墓祖奠

祭牟禾山先生

祭周天臣

祭周七泉

奠李氏妹

祭歐南野公

祭項甌東

祭彭石屋公

奠亡室

除夕奠亡室

祭劉良溪

祭魯梅臺公

祭尹道輿

祭趙子良

祭程松溪

祭李省菴

祭周簡肅公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十

祭文

告衡山白沙先生祠

某自幼讀先生之書考其所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蓋雖未嘗及門然每思江門之濱白沙之里誠不覺夢寐之南也已而聞先生之言以未至衡山爲念至死而猶不忘蓋雖未嘗出戶然每思祝融之巔紫蓋之上誠不覺神爽之西也比來獨居自懼無友於是出遊三湘之上蓋雖未

嘗近先生之所居而已得先生之所未至然又思不知所謂至死而不忘者果何所爲卽悵望於七十二峰之間無益也先生之祠先一年而成某之遊後一年而至豈果有待也耶又自思力弱志卑恐不足以承之也先生其啓之否耶

祭魏莊渠先生

嗚呼自道之喪學日以分或執私見或泥空文或雜異端億說紛紜門閉戶列反躬未聞於惟先生勿抱偉識違世背俗凝然特立絕去多藝歛精蓄力聖賢我師所志惟一謂人之生有欲有知辯察弗密學其始而天限天幾動靜弗離虛以精義靜爲動基不動衆言不由師授寢處食飲是圖是究四海多賢昔子云邁惟日孳孳莫居其右洪先辱教敬如著龜論與考訂事必箴規跡雖少違心則弗移每問安否卜世興衰音問幾時悲風忽動山川伊阻莫致一慟千里戒途三年升堂匪德之懷惟道之傷嗚呼

祭先師李谷平先生

嗚呼天於斯道常默維持旣顯其精必振其衰苟載籍之微不傳則生先覺以覺後知江門日遠俗學澆漓繩趨尺步者多迂闊以相視而分章析句類習爲進取之規雖以舊學宿儒號爲通博者猶未得其肯綮孰不能由師授闢千古而獨馳於惟先生間氣所

尸遠識雄志剛腸瑰姿雖啓源於玉齋之倡率至其
一言終身確然不變而深造直詣必涵沫於道涯者
若天縱其步而神昇以私故不知者以爲簡於泛應
樂於無爲不計情變不虞誑欺其知者亦惟見其壁
立萬仞而千夫莫撼不苟一芥而千駟莫移處寂寞
而不怨在溷濁而不迷無黨與而自植非世俗之可
羈交不阿其所好禮不妄有所施義之所安犯人言
而莫恤情有不屬假一盼而猶有忸怩望之凝峻端
重有如喬嶽就之則怡然盜晬而鄙吝之化不覺米
釋而雲披故歷窮遭變處人之所不堪而笑談自若
視榮名好爵其得也若適然之遇而息無前期固少
而若性雖聞風其可隨此其有足述者皆形迹之
似也而不知其難及者則立命之基蓋凡世情之所
甚欲而不可必得者未嘗一入于念而以聖賢爲可
必學所謂千萬世之上下此心同此理同者則篤信
而不疑嘒惟此日談學多岐妙解者每先入于所主
而茂修者矜一節之高奇不然則各持門戶或有待
而興起不然則自成論說冀來世之有遺求如自幼
刻厲絕類等夷不求成章以表襮自任甚重而不辭
則當今之世足與配者其伊誰故有心之所得口莫
能盡而意之所指人莫能知然視人之不知漠然中
無所動而古人之語有能達吾意者不復增損矯飾

而有事于發揮此非惟二三子承面命而耳提者莫
肖其分寸雖家庭內外日與俱者亦或未能深察以
為若斯蓋平生所宗在濂溪無欲以學聖而延平之
隕然若田夫野老惟身有之故常口誦而心惟洪先
失學罔辨妍媸曩歲丙戌奉先君之嚴命偕我同志
獲執業而就鑪錘閑邪求仁惟人秉彝既示蹊徑復
指瑕疵始識有生之大萬有不足以易而父母之生
我者必如是而後罔虧自是稍有嚮方不敢置身於
不義實惟罔極之德雖聚散不一而聞罄欵受箴誨
者亦十有七年于茲痛惟始也懷聞見而領畧及其

繼也持義論以支離虛德言而未聞道類得度而觀
來履述至近歲始悔莫追方回首以瞻邈阻山川其

遠而聞 朝命以待次慶厓羸猶可醫計歸輅之在
邇奉拂拭于臯比當默會于意表庶微隱之可闕懲
多言之躁妄去異見之夸毗究時習之所在日俛焉
以孜孜隨童冠以風詠樂天性之恬熙悵從遊者咸
不及門而塊獨處者幸異聞之我貽夜夢寐而攜手
朝跂足而望之將謂世無鳳鳥幽人貞吉豈意歲非
龍蛇而哲人告萎倏然返棹桐水之湄不見繡裳乃
見總帷既失聲以長號復拊心而自悲縱昊天其是
奪胡不忍期月之少遲而今而後有悟將孰與開其
肩鏑有惑將孰與正其著龜豈天罰吾過而示譴亦

天愛吾道而靳與之資遺行可憶至言有禪期竭才以追影憤苦難于後時旣宣情以相控矢斯志之無隳耿明靈其不昧尚翼行而啓思俾眇末之有成亦輝光之永垂德何時而可忘徒仰望而涕淚湛空觴以薦誠聊泄哀于片詞

祭楊文襄公

邃菴楊公旣卒之若干年 今上用所司議節惠易名 賜謚曰文襄舊之出入門下者感公身後之有遭也俱各撰言相吊且寓追慕之意憶嘗道曲阿訪毘陵與唐應德氏論公平生唐謂某曰世以多欲病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卽比于一芥不取可也非廉介乎某聞而頷之輒應聲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又孰知其方嚴者唐曰何曰先君賓其塾稔交也爲武選郎八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知其抑也又三年轉而備兵徐州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虞其淹也夫爲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卽比于一介不通亦可也非方嚴乎唐聞而頷之嗚呼世之追慕公者亦嘗聞此兩言否先君承公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盡形

之言能爲言者或不足以知公知不知於公何與世道之升降係之矣公如聞言其亦頷之否乎嗚呼

祭友人林東城

嗚呼澤蘭弗采美人孔懷胡芝焚蕙薦而等化爲塵埃荆璞不售別足者哀胡半埵清廟而猶不免於毀擯之災豈用舍之於君子皆無所與而禍福之在人者固有不可必其去來也哉憶余再仕適子初第氣和且平質溫而惠言若孔傷行不矯戾學以無意爲宗道以同人爲至南宮稱爲得人銓曹倚以論士當是時也余與相知數子亦且以議論酬資過矢砥礪而謂終身可待以盡友朋之義者也再見維揚子歎務密植善務廣出口入耳期于不爽別去數月京國見枉驚喜若狂答問如響我疑子剖子論我賞以爲將來歲月皆可共事於鑽仰者也孰謂論交方殷而吾以罪去去未踰歲而子竟購疾以至於長往也哉嗚呼世方尚通子能春容人方忌功子能謙冲然事有不得自專與意有不能盡從者固亦未始不拂于中以其中之有所拂而又夙夜在公以勞其躬則子之不能久於世者豈盡數之窮哉吾是以悲其出處而歎其遭逢也且子之出不皇將母期得升斗以奉朝暮顧使垂白哀號道路淒楚以子慈仁愷弟宜爲

神之所與而其終身猶有不能盡觀則凡骯髒跌宕
氣質不逮於子者又安所比數耶嗚呼嗚呼今子已
矣孰屈孰伸所未忘者在後之人不可得見豈可得
親朋友之義百不一陳將何酬之各敬此身庶幾幽
冥聞此悲辛

外父符翁合葬祖奠

嗚呼哀哉古云至剛是剛匪物金鐵可鎔正則不屈
不屈維何義有是非人則雖殊其辨同歸翁之方仕
引繩就尺疇窮宄奸以祐以殛四十爲郎出入省邸
平權剔蠹結紛乃理誰其仇之中人之子扣閤不聞
歎亦曰推翁是以再去匪僑且至申我元功讐彼西菴

踵孝肅故寇恂再借叔度歌暮方其卧疾猶人寔來
奮臂署辭武夫心摧司臬名藩晉大廷尉色怒人驚
言溫衆慰營無驕呼獄寡冤民力犯羣猜默體 帝
仁惟 帝曰咨咨爾大理不黨以欺朕用嘉爾計將
大畀孰忌而止伯問之命惟僕臣視晚節戒得急流
知止翁之旣退杜門掃軌坤乾研易朱墨評史天官
堪輿諸家白氏歲有記錄門絕投刺不出戶庭何有
城市矻矻儒生或不逮是年在耄耄步健視明興寐
以時詠歌太平自謂天壤何樂可易時召諸孫授以
禮式問之中饋所不皇恤亦惟淑人克勤內職田蠶

婚喪不獨飲食心何有亡身不踰闕撫幼御卑嗃嗃
戢戢不識所生惟恩是泣 天子念功及臣之私再
命來崇象服是宜進之秩號褒以美辭淑人敬承勤
儉不移亦惟我翁刑家有宜翁擇交游先君締好女
于洪先忘其不肖長而侍側胥保誨教比幸賜第翁
在廊廟縉紳慶翁翁爲色笑且曰斯人可勗遠道彤
墀趨曉策騎隨車退食有言匪詩則書翁歸十載洪
先罪斥間居暫違似物有失虛往實歸坐或忘寐言
不及私所賞道義耳目傳記揚確紛紜北族拂常厭
不忍聞警報恩條凶良登敗憂若在位不間內外如
呼哀共謂翁遠逝既壽永年謂理宜然胡爲悲牽豈
以婚故骨肉者憐皤皤黃髮典刑孰傳矧曰頽風其
終可諠龍陽有丘翁所自卜時日之良掩珍藏玉惟
德不孤作配同穀泠泠飄風蕭蕭拱木永訣何從長
號莫贖尚飭此身期在不辱嗚呼哀哉

祭牟禾山先生

先生抱質篤靜而醇如璧無疵如麟自仁幼而夙成
唯諾有則微節弗諧中慚動色楚材擢異冀羣亦空
百里之寄歷試以庸湯湯文水來游稅駕訟寡獄清
邑以休暇庭無羨物野有栖稼孺慕得毋旅逋歸舍

最課歲獻晉之司徒俾主國計將聽訐謨時與才違
行以全毀孰別清渭獨返畏壘閉門掃軌焚香著書
經授玄成帷垂仲舒年深木榻客至園蔬嗣服載興
福履未替令譜方傳此招遂繼嗚呼哀哉不才弱冠
與衆奚殊片言見賞推轂先驅在葦居諸尺寸未效
仰負深期怒焉自悼自昔投野莫敢越疆歲月音問
聞且樂康意謂天道盈虛相倚嗇前必豐利終出否
計來何速有涕沾裳豈惟今昔實惑彼蒼自昔含藥
顏髮且改將來焉知悲往益駭所貴者生在能有成
倘不其然何異於氓吐哀以辭欲嚙不止矢將潔身

卷之二

聖人之道雖至簡易要其有必爲之志而後可以語
真其志不掩於庸見不奪於流俗者所謂艾不得以
私於子蓋亦自莫知其何因此乃天之與我而孟氏
所以諄諄也自余談學二十餘年從余遊而有是志
者四三人耳此四三人之中考其所志無因而起吾
獨有望於天臣而天臣於四三人之中其居獨邇其
來獨類余自以爲庶幾可共以終身也亦孰知不易
得者竟不可留吾烏能已於撫膺長悲掩泣而沾巾
也天臣之質忠信慈仁脫然雜慮惟義是遵羣居寡
欲鮮怒與嗔不褻閤室不侮賤貧其於念慮是非之

間兢兢然思必剗磨而後已雖未見其膠解凍釋而
逆知其將來悟入之機必有會於精神者也於乎今
復有若恂恂者否乎自與執別維歲之春見余東遊
飄飄離塵青衿相繫有言未申余顧而笑姑勿問津
卽事卽學以慰爾親竭來五月千里咨詢遇有會意
輒念曰安得與天臣共茲晨乎遄歸自計所望可伸
何意計來劔江之濱哀動旅伴聞者首顰感物理之
聚散恨吾生之遑屯歲月冉冉倏而更新同心謂何
身跡俱陳淚逐筆下孰知苦辛嗟余此學悟如飲醇
既悟其然雖死不泯我爲萬物主萬物爲我賓天地
知精爽之不昧冀有聞以書紳尚默契於冥漠亦何
恨乎沉淪於乎哀哉

祭表叔周七泉

嗚呼駕風鞭霆凌高厲空此古人之豪雄也而竊尚
其風守身如處子用世如轉丸此古人之完業也而
思有之躬發忠孝於君親敦信義於鄉里嘗希陶矣
而自謂未及其澹靜虛則明通動直則公溥晚慕濂
矣而自謂未全其功寒暑不遊風雨不赴可保身矣
而忽遘疾飲食必擇藥餌必精似慎疾矣而忌醫弗
庸將其屬之天者默有所制以拂亂其常度故存諸

已者雖進取之銳卒莫勝夫氣數之窮嗚呼長途寡
旅二人相逢其一車摧馬瘖僵仆中道而號呼莫磨
其一望室廬冒險阻而俛俛無與安能已於趑趄而
哀恫而今而後孰爲指學之進退孰爲審道之異同
孰爲久要而上達孰爲冥會於屢空破琴絕響悲山
水之徒在芝焚蕙歎恨氣臭之不終鷓鴣之原枕塊
所封死則相從木其素衷履霜慘慘仰天蒙蒙臨穴
一慟有懷曷通

奠李氏妹

嗟我同胞骨肉惟四仲弟天亡斷我一臂兄妹聚哭
二十六歲怙恃旣遠積憂成滯及再得甥謂可慰意
何期哭幼翻令自斃始聞疾作奔問驚悸卽爲訣辭
相對灑涕選方審卜靡事不至形瘞雖危幸脉可恃
曾未及旬增以眩痺不遠百里求藥城市變起倏忽
醫噤莫治號呼誰援恐復近視弱息數齡血肉斯寄
不知人悲所爲何事悠悠昊天降此凶厲顧我妹氏
淑惠慈懿言若不聞動若有制承尊撫卑曲盡恩誼
日侍君子温温作儷云何斯人乃令至是父母遺祜
不終覆庇我顧形影益卑而瘁孰哀此言痛徹心肺
昨在深閨今成遺棄從此問訊何由可致頓足失聲

念庵文集 卷一 一
妹寧反袂

祭歐南野公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值千載一時憶接
浙之去魯與隱几而出齊空遲遲乎故域念孰爲之
提攜迨春陵之感奮啓閩洛之精微或登筵而獨對
或專郡而分麾言入禍出行高毀隨龜山之召殆其
一幾幸委曲於權變竟莫拯夫傾危嗣是有作大行
曷裨自陽明之復起而東南再造於瘡痍斯文天喪
國是孰資旣顛摧於荒裔猶集詎而交啗先生弱冠
早自得師閭閻侍側解悟無疑當是時也豪傑蠲聚
於圓融不測之智而力贍博又皆足以發之不獨
四海縉紳讓其步驟印同時儕輩幾能盡撤其藩籬
而又位在密勿又奉可咨可咨九重眷注蓋已納之帷
幄而二三元老亦且可之肝脾倘其稍延歲月少竭
心思調停于可否之引引納於和平之歸可使善人
恃以無恐志士展其以爲則當年傳授不爲虛誕無
疆宗社固將藉以持持也胡爲乎賜燭之寵方
渥而鼎覆之哀遽貽裳裳之慕未厭而台坼之占莫
違豈民生之無祿抑載載之有私吾不知得才之難
而顧值數之奇又不知自古奇數胡獨值于間世之

才與夫成功之日而顧他無與於興衰也噫嘻噫嘻
洪先束髮快觀光儀初入 禁近朝夕相依語必劄
記信如著龜廿年睽遠書問不遺近歲以來或合或
離默默有懷思報所知道遠莫致欲待來茲望而不
卽如何弗悲每讀夫子按本塞源之論與真訣初心
之詩未嘗不三歎而歛歛先生已矣來日可期果能
無憾於斯否乎嗚呼

祭同年項甌由

嗚呼嗚呼尚忍言也 往憶同第君爲壯夫十年以長
比屋而居余喜談幽 辨析陸朱君默熟視弗厭弗俞

薪水是給分廩與蔬或朝就問或午或晡欸欸耳語
撫床及膚衆畏其染勸勿過迂君拂曰嗟胡是之拘
人且效尤孰侍孰扶孰汲孰爨病孰與蘇豪獨王紀
干法以逋逮及弟績旣伏其辜彼矚在阨斧喪橐虛
數萬來賄介以名姝日夕屏伺間露柳榆枕席微覺
奮起索驅託君間衛防入苞苴縱忍貧死不爲利汗
君向鶴翁駭而長吁凡今談學睢睢盱盱考其曲隱
有珉弗如孰如羅君至死不踰浮沉泆忍豈斯人徒
從茲莫逆意氣益孚幸其獲瘳酌酒歡娛十有五旬
乃判征裾不賴仁者必委溝渠厚德未報空此頭顱

亦再離合情親跡踈遙聞宦輒南北載徂已酉之歲
停橈見詼劇談晝夜玄潭爲枯綵經錯史鈎玄考圖
守嘿爲誚期必著書辛亥過嶺枉道山廬信宿不舍
更出緒餘尺書往來時舉一隅毫髮未契輒見責誅
力辨性體知止之殊余亦不讓囊傾錙銖塗畛違越
期之桑榆炎風播虐傳聞不虞拒以福善天道豈誣
言者三至失聲驚呼身如可贖寧惜微軀孰爲問疾
如君劬劬方俟襯返長號路衢事左不偶莫致束芻
君之大節更僕莫敷父子授受兄弟友于視欲醜毒
味道醞醕古昔是鏡檢點爲奴室無姬媵門絕祝巫
麾移三郡剡鴈兩都庭謝刀筆野頌均輸昔病毒徭
有梁可踰昔因委積有懸使車迨登藩省益峻而孤
貪夫在位封豕孽狐亦有疆宗如虎如豨斷搏獐獬
如揮湛盧氛消海市日靜郊墟楚歌來暮拊舞于途
粵人飲食祝而後哺凡茲巨細咸足範模使據要津
定亂訐謨兼收衆美自可枝梧豈無才智轉圜應枹
豈無文采章煉句鏤背善邇俗曾是弗愚必如君者
始可謂儒柰何弗慙毀璧墮珠古云難謀殆其信諸
悠悠後死何益有無念出再造目斷心瞿因悲弱質
曷異柳蒲九京閨寂百年漁更尺寸不立與速朽俱

念菴文集 十卷 古
感此盟心君聞否歟嗚呼

祭彭石屋公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某日石屋彭先生以微疾卒卒之七日而其友人羅洪先始得聞之涕迸下將往臨又明日亦病病八越月無一吊問之使哀誄之言石峯劉子問焉答曰吾意或得相從地下無以人世俗禮爲也俟不往將復臨矣久之竟不能強而東廓鄒子以書期曰十月之七日會葬先生於某地卽虞於玩易之堂且發明其所學與所未及語者以告其家之子弟與其鄉里成先生之志洪先聞而涕焉曰

荆川子慕義捐勢買棺以逝以爲剛狷之士也已而登栖雲之亭聞了巖之義讀志歸之簡委待盡之計瞻其容雍雍耳聽其言洩洩耳真而不矯達而不肆則昔之所知者未也夫無心於去留者孰知其所休無校於遲速者孰測其所欲而顧可以挽乎而又何以挽乎然吾於先生若不能遠也乃以束帛瓣香自述平生其辭曰

伊余弱冠好古兮覽祝融之遺文考穹岬之秘籙兮駭彭鏹之又聞曠懷漭漭弗羈兮吾何藉與爲羣懼飛鳥之迷踪兮望衡湘之煙雲過荆川而問政兮得

要恥於唐君理人懷其豈弟兮又內美之可薰舉空
棺而解組兮笑片舌之猶存嗟余疆里未遙兮胡紹
介之弗勤返初服而圖南兮扣雲關而造石室方隱
几之喀然兮擊余手以尋麓聽流泉而誅歌兮入窈
窕之幽谷俯魚沫於階下兮采瑤華於高木栖層軒
而騁望兮候海月之夜澄酌匏尊以相貽兮食沆瀣
之玄精余乃忘年歲而論交兮將比耦而躬耕聞石
蓮之啓闢兮欣策杖而來迎旣厭世而弗矚兮如去
舍之逆旅歌輓辭而自祖兮寓簡書於故侶忽邂逅
於江潯兮舉征衫以爲徵惜瞬息以全生兮誦姬孔
而含青歎寔是石室兮時中肅之戒懼嚴盡已以
符命兮似朝聞之有據黑就就以及躬兮仰若子之
幽貞慚步履之靡逮兮敢儀刑之遽湮旣往者之不
諫兮期黽勉於茲晨雖一醉之弗親兮終旦暮以爲
鄰耿明靈其如對兮尚有聞乎所陳

奠亡室魯孺人

嗚呼嗚呼自子于歸以來三十有五年吾以學且仕
憂且病與子居室者不過數年耳雖遠在數千里外
未嘗以饋祀賓祭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
吾之心敬承不違雖勤瘁澹泊能久安之誠足恃也
自吾歸田以來一十有五年吾以講學聚友外出者
歲不知其幾矣雖遠在數百里外未嘗以取與酬應

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吾之心敬承不違
雖其身甚弱然不易病卽病亦不踰日速愈誠足恃
也三二年間子雖易病吾亦外出未嘗以子之病一
日戚吾之心者以子命數問之術者咸謂必壽吾方
以後事委之固不意在吾前也嗚呼嗚呼今歲何歲
出不及千里別不踰半暮而子不勝病何爲子之身
可恃於三十五年之間而不少待於旬日術者之言
第驗於十有五年之前而不見信於今歲豈吾積累
多過上天降罰故虐子以困吾耶抑命數本不可測
吾皇惑於人言輕視子之身耶將子之身固不勝病
其速愈者皆強起耶可悲也吾每出門未嘗問期今
而歸正在六月使背不癱癱不甚必且踐諾子或不
病未可知也聞子得報旦夕邑邑豈子之身固不易
病吾以背癱病子耶七月之期意在庶子庶子不舉
旦夕邑邑將爲廣祀然耶抑亦有他危也使舉庶子
背又不癱子必不病卽病亦必速愈是子之命數固
不當終吾且爲子促之可悲也尋常有往必來告揖
舟車治裝悉出經紀吾勞子三十有五年之久今爲
千古之別乃病不知其時藥不辨其宜沒不聞其語
殮不執其手子其有遺恨於吾否耶可悲也性資淑
慎動遵禮訓非大病不肯迎醫非至戚不敢見客今

自診視至于含飯一切他屬弱息世光惟有纍纍熟
視仰天長號而已子其有深憾於吾否耶可悲也卽
子委命能不吾憾吾出而反顧莫爲之主入而獨處
莫爲之語吾縱有四方之志其終能憇然耶可悲也
術者言吾命數明歲當厄使命數果不可測言或不
驗斯亦已矣不爾則後之視吾者果能如子否耶卽
使吾之命數幸而稍延爲吾供饋祀節取與守禮訓
而不違者誰耶其能如子之勤瘁澹泊一不以戚吾
之心否耶吾亦何恃而能遽忘耶可悲也去歲此日
授我衣裳勸我酒漿今歲此日呼之不應食之不嘗
吾之學非老非莊是獨於日而戚於心者方長也子
亦寧無重傷耶

除夕奠亡室

嗚呼除夕既至一歲告終人必百年其數乃窮柰何
半百隄子之躬眷眷除夕不忍忘故人於舊交臨岐
悲慕柰何一往子不反顧昨歲之除憐子支吾殺牲
饋祭醜酒具舖投果懷糈童孩女奴華燈采勝几案
尊鑿今不見子空木在堂縑帷高舉乃設衣裳聽音
逾寂哀聲短長悄悄四壁形影自將昔感歲除齒幸
偕老今子不待存身寧保昔感歲除坐而同牢今子
不留有鬼誰招也人之室罕恐靜好我獨何爲對食
不餉他人之室婦子嘻嘻我獨何苦學以化離一奠

一號一字一涕子暇不聞私心如沸哀哉哀哉

祭友人劉良溪

古言學聖所貴者實十室之邑忠信在茲士談儒術
近益紛肆崇虛竊怪行邊欲恣惟兄質美向恂若愚
獨守所能不人他途蔽障未消吟診未系夕兢兢
未敢暇遊言論面赤首俯雖無言拒見色忤
啟蒙獎懦親師不遠千里動踰數時凡我交游
無問識否片善必咨微疑則扣時亦懷吐默者勃興
聽言觀貌浮薄可懲性復於細善於專畫糾結轆轤
忿攘怨隙從容一言舉議以心為率

感情

資斧出納惟所徐亟以長事兄視予猶已疾病渴饑
徒御是紀肝食弗餒地寢弗疲衝炎市藥含涕乞醫
間關西歸意若慨慷曰其可師夢寐所在毅然後往
涉江及湖余謂季弟可卽汝圖疆以追隨冀其扶掖
弟病在側憂勞倍昔望望其來與歲月俱匡山鹿洞
縱意所如忽聞抱疾挾醫而返抵舍踰旬竟莫可輓
誰爲烹劑如在毘陵誰具舟楫誰依誰憑德之不報
我何爲心人之云亡悲益莫禁彼穢而庸乃至耄耄
五十七齡胡遽傾折彼錫之胤既才且明此遺不遐
記後諸昆悠悠乎天孰知其故嗟復有行將誰予助

欲往一慟不忍就道計必絮酒酌當宿草學之無成
朋友之羞敢辱知己白首相酬於乎

祭曾梅臺方伯公

嗚呼公擅所長博洽而該譬彼海錯不與世諧秘文
故實罔遺毫忽思深計遠究極根窟亦有風雅騷壇
緝承出入何李歸本杜陵馳騁要途闖駑藝苑一時
名流摩肩推輓翱翔蘭省幾奉明恩世錫渥澤序
考溫言載假旬宣薦登藩臬閩浙揚聲粵滇樹烈衆
多突梯守獨若畏位高忌來時違身退沉淪閭里尤
怨弗形閉戶息交出谷問耕洪先何知早辱期待兩
月既逾丘壘始就棘人之勞明神所佑惟不沒者有
子與文公兼其二終當遠聞繼志勤行聯跼而起九
京瞑目庶其在此每當問業少效初心一觴寫懷恍
如公臨嗚呼

祭尹生道輿

嗚呼哀哉美質不易具才實難舍是而學百不一完
道非其資力倍功半才弗合誠中正或畔哀哉道輿
世豈可常自我得子交誼有光子之淳懿慈柔雅靜
見利卽恥慕義若競孝友天至謹納性成不欺暗室
不狎儉人執友怡怡亦閤而諤僮僕依依無忿以虛

身已計偕家猶農作謁金屢揮決履不忤始未知學
鄉譽已聞迨與切磋毅然出羣氣以養充事以志集
獨抱古心一洗陋習崇明海邑坐者賄移衆爲怫然
已若未知赴險如夷視民如子凶殘漸歸龐雜可理
風檣幾傾順命委已沙城將圯犯議請徙官以憂解
民爲悲嗟或衛之疆或別于家釋服待次聞薦忌美
胡是褊心投之萬里受檄靡怨疋馬而趨蒼山珥海
載煦載濡民賦弗均更錢視力民產弗豐傳餐損式
奏能日積侍養歲違有懷陟帖莫遂拂衣雖則負疴
曾未皇息盡瘁而逝不弛其職名揚北闕位佇西臺

辭書來召公移告哀官幾再考囊無長物闔部助哀
謂市別營各官啓不行省致緡則血有加行李初訖

凡茲列行世或可能務學且篤近復誰曾虛心察微
改容受善毫髮有歉頰面必見我非益友子自得師
愛均骨肉信比著龜無體之心一體之義存之則虛
推之則至我言子頷我往子隨終身相倚棄官爲期
天胡不仁奪子大速弗待研精弗留表俗豈無良朋
亦懷好音惟是多岐矧曰同心匪余獨悲恐時胥溺
一人之灾多士之戚我行踽踽愧負寔多不藉輔翼
後當柰何得失之微壽夭之數蒼蒼難謀不暇問故
有弟有子壽耆無疆子目可瞑無過徬徨昨聞荆川
亦復隕墜九京相逢必厠行輩孰憐衰病朝耶暮耶

駭此歲陰非龍非蛇萬物有盡何獨於子惟子在今
未可以死今未可死而竟失之我病卽衰能已於悲
嗚呼哀哉

祭趙生子良

嗚呼子良子今舍我其何之嗟違世而獨立亦孰孺
而孰依始取友以自益紛色笑之追隨幾目逆而可
懷獨身許而弗離將與遊枯槁寂寞之鄉觀溟滓滉
漾之涯超墟埃而出入處太虛之希夷指無窮以爲
的凌千古而共馳胡爲乎天假之資縱其來而忽曳
於後學幾於悟與其進而竟止於斯嗚呼子良吾能

不悲意在已矣

登閣聽雨青原看雲巨嶽汎露渚之春濤駕玉筍之
秋鶴種種取證默默反觀信此心之無物雖動應而
靜安玄矩運而中主閔視聽之不干存莫得而何失
時顧諟而盤桓懷至寶以難捐誕先登而獨往歷歲
月之幾何曾不易其所尚顧余馬之斑如若抱瘵而
服恙間話言之相投忻羣和於孤唱察所行之或頗
口躡嚅而意恟恍感振轡以騁途期白首以相望豈
積戾之未蠲類瞽者而失相羗踽踽其誰憐子不返
今川之上嗚呼子良古之清人穢氛遠謝灝氣還淳
不期而至天機自神寒不挾續食或累旬吾竊謂斯

道有屬誠曠百世而相感子猶以長生爲諱欲備萬物於一身彼其有託而逝以權顯真皆儒者之大忌屢雜出而難遵二年而病藥不濡唇將宣節之理疎亦稟受之數屯固不意吾子善養而乃於此有遺論也嗚呼子良持一介不染之操以處貧而掩其介挺萬夫莫奪之勇以無位而闕其名脩身獨善之具尚微人每相狎而未易乎俗明道開來之望甚切時將有待而未試之行心所獨詣賞音者寡旣莫爲之慨惜志未盡遂聞聲者吠咸相怪以疑驚此吾所以益爲深痛而無復有望於相成者也子縱已矣吾何爲

大事地下有知相見無愧嗚呼子良哀哉

祭友人李省菴

嗟我與君弱冠論文南禪方塘情視同胞朝誦暮吟師門口異疑就商除見祛同異踰年分袂我出君留屢淹畿試壯志未酬投牒銓曹掌記藩幕省轄寄籌賓筵讓爵出判洛府清聲載馳賢勞視篆去邑遺思縮符名州滇西萬里遠控黑蕃近連金齒犀象寶玉墨者盈車君守素履庭有懸魚讒夫肆興官評中抑浩歌東歸面無慚色八稔秋社數醉田廬或諮文史或校詩書兒女婚姻宗戚聯締形以老忘憂緣心係

方期壽考同保歲寒顧先棄我乘化冥觀疇昔問疾
尺牘往復手跡若蠅心事盡暴寧知旦夕遂成古今
人世倏忽生者愴心惟君剛正負氣寡合一室經年
囂塵不納惟君簡重動必豫防行不踰里戒甚垂堂
惟君嚴家外內斬斬室邇無嘻門設而掩惟君嗜古
亦慕鐫辭常恐虛腹一物不知惟君好賢禮意周備
適館授養行如始至惟君飭已不滓瑕疵比閭畏憚
頽風有禪胡不久延溘然傾逝奚獨余悲一鄉之疹
病衰謝客未對溫容使來見枉期以杪冬良覲難申
美言弗踐牲醴空陳匪燕以奠我年復幾知舊無餘

祭同年程松溪少宰

嗚呼哀哉骨肉聚散之靡定禍福來去之無因紛然
莫究出而愈新此乃世緣恒變氣數多屯吾宜無惑
於兄之身也獨其惇恂內持和潤外契能見信四方
而或未孚於一門惻怛之懷援引之計凡在知愛蒙
幸既勤而父母妻子柳車未荒曾無動於旁睨豈理
之常卒不可恃而人之情乃若是其相戾耶洪先所
爲拊心長號而不能已於隕涕者也憶獲聯第始接
攀裾兄質堅盛弟病羸虛旦夕顧語寢食何如文義
指助禮節數疏久要託寧計終初竊不自量傳述
師說獨謂非迂交警作輟千古相期百行敢缺形有

分睽心無差別洪先倚兄不啻手足之真切也當時
二姓一樂具并兩翁世誼如其所生通家敦好土物
交呈趨庭相對美如徐卿亦有孟光揚其休聲洪光
視兄將謂福澤獨厚其生也胡爲乎升沉倏更俯仰
莫睹情甚子平嗣同尼父學以困進境與情迕故舊
飄零不復羣伍後之參辰在昔車輔痛瘵在吾孰爲
摩撫兄有急難孰禦其侮豈不爾思山川間阻幾歲
一書不入庭戶嗚呼哀哉此亦不復爲兄訴也金櫃
校史玉堂揆文罷爲遷客生入鬼門鳳林之政俎豆
爰存省邸議正國師道尊六館俊乂肅稟訓言綰綬
突兀矣早歲風致脫落少羈一變反朴動必繩規指
天自矢隨地有裨義形于色人諒其資寧抗而固無
卑以隨考履始末如兩人爲兄之據守又且周詳而
坦夷矣嗚呼哀哉孰謂兄之身後其狼狽一至于斯
使慈孝如兄謹厚如兄家室此離竟莫能自知耶嗚
呼哀哉縮足訥口鄉稱善士割愛廣施恭譽必侈友
昆睦族繆庾遐軌守職奉公百僚是視明學育才澤
宮宜祀兼是數者不易倫比實邦家光豈獨程氏六
喪纍纍鮮爲顙泚孤啼幼號繞棺環几生也未皇饑
溺在已死也誰憐坏土不被天平何心弗吊凶否嗚

呼哀哉洪先衰疾伏枕而傷屬纊何辰卜吉何鄉絮
酒空懷麥舟莫將獨餘耿耿此心未忘維柏泉氏同
袍所望終此大事謀當允臧爲善必報兄無徬徨兩
歲何歲降此大殃荆川永逝方洲久亡皆未可死且
少而強矧此弱軀理寧猶長嗚呼哀哉身莫可贖言
猶在耳接往責今深負知己尺寸未效雖死猶耻誓
將來日持見言元如有靈諒其衷底豈忍聞其止
於是而已乎代

祭周簡肅公

嗚呼負世道之責豈易評哉慮不遠者苦謀身之寡

而修其性公不立女性反成謂衆美之難備思一德

其可名將與博服而鮮效毋寧守約以常羸故其持
已也繩趨尺步曾無輕隻履之誤蹈其居位也銖積
寸累未嘗躡半階以取盈是以八轉而不離郎署十
有二遷而始列土卿世方尚通非淹滯而不競於進
人多疾固處溷濁而不失其清行高無毀寵至不驚
嗚呼謂斯土之幸得公爲重增高深于山水何斯世
之不幸失公大遽亡典刑於簪纓然則今日所爲悲
傷者豈直衆人之情已耶洪先戚連外氏視公爲兄
征輪同啓亨衢異行望令業之彌章慚妄見之何成
寂含藥以掩戶阻執紼于佳城遙陳辭以抒哀抱幽

雜文 十一

吊大義塚文

代雙江公禡祭文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俯清樓上梁文

桐臯芸館上梁文

遶翠山莊上梁文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秀川羅氏祠堂上梁文

桐江水次倉上梁文

新居上梁文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雜文

吊大義塚文

正德初逆瑾專權播虐郡縣吏多以賄進公然肆椎
剝民窮無告往往化爲盜賊自冀交豫楚以南所在
山谷多變服應之臨吉撫三郡間爲鰲溪大池時源
諸處介深林絕澗中道路四塞去城郭多者百餘里
賊首張元二鄒仕興等恃險遠嘯聚數千斬竿爲矛
懸巾爲幟狼跳虎噬赭廬屠村以晝爲夜莫復誰何
蓋自丙寅迄庚午中無寧歲郡邑懼罪匿不以聞履
橋張氏居廟口當峽阨地賊往來必道其門固已刺

目會張氏以狀上縣縣笞罵之曰鬼蠻何地無賊獨劫汝耶汝家乃金穴也已而上之郡郡笞罵如縣賊聞郡縣語日夕急攻張氏張氏乃移其女婦歸外親選諸少年習鈎挺礮砲環守之以是數被攻不能克賊乃遣間諜故以詭言相憾且報期率又不至歲餘張氏以爲給已守者益懈女婦老弱不勝竄苦稍稍求歸因各出金爲樓高廣數丈許外固以甃度賊至懸梯聚其上計得自全不復設備賊偵知其然率其衆三千襲之候雞鳴來圍數匝垣火起乃覺少年倉猝求闢具不得欲逃不可乃驅女婦老弱登樓而自爲巷戰戰不利退保樓或突圍走已而風迅火熾迫

樓中人手單呼天痛哭聲聞數里里中人遙

見第揮淚頓足莫敢掠頃之樓且火婦持姑子女牽其母入火死無受賊逼辱者凡三百人有奇先以事免者百之十而犯圍出者再倍之得完室家者纔六人正德癸酉八月朔也張氏故富貲畜室廬六七百間呼吸就燼日晡時賊始退外歸者哭求遺骨猶見灰燼中隱隱母抱子狀得燼骨六十餘石有循徹者捐柩山爲塚治大棺斂塋焉而自詭服上變會省適都御史陳公金奉 上命討江西諸賊聞訐大怒檄奪縣令俸以憲使某督兵殲之又幾月張元二鄒仕典俱伏誅褫縣令職張氏歲以八月朔設墓祭且割

田供事凡十幾畝後三十餘年爲嘉靖丁未張璞等
求譜叙于余向余道故如此余讀史見龔遂守渤海
以教化清簡民不爲盜竇儼令新鄭團其民爲義營
盜發鳴鼓無能脫者余悲張氏之族平居不遇遂爲
守以至於變盜起不遇儼之令也以至駢首死若是
酷也哀哉永豐湯鉞名其塚爲大義余爲文吊之文
曰

胡羣生之不辰兮四星皇皇紛銅墨之懷黷兮莫比
爾良妖氛起而昧忽兮挽捨肆殃豺虎競其虓勃兮
磨牙矯強白晝袂服道周兮指困爲糧殪人不啻剖

殺兮鋒銳莫當遂和關而上變兮覆謂我王音印印
而陷危兮帶義以方義總總其且盟兮莫之避也乘

鈎棘以趨捷兮何悍鷙也炅熒其列炬兮昏曉備
也塹深障高以阻艱兮窮技智也夫何聰之不遠信
巧謀兮糾錯相調意厭浥兮守者更怠歲月接兮間
投毒作被迫脇兮始攘攘而奮袂兮逞決一闢破局
環柱呼群兮距前翼後天不及發刃莫援兮凶已突
而余就裂齒捐脇不悔兮更升榮而自牖鬱烟焰以
燔灼兮擁戶號穹雲屏屏而弗雨兮風獵獵而扇融
烈金精於百煉兮干將爲雄步蘭熄而氣馨兮玉受
炎而氣白虹撫媼妯之啼女兮子躑躅而齧母抱孫
幼以連帷兮姑束縮而從以婦胡昊天弗余吊兮白

日避而下走凶遠逝而反吟兮室既楮而塵上覆拂
蒙翳以求遺兮恍若見之形不留而寃結兮陰暄四
垂啓下宮以聚處兮與化相推歸混沌於一體兮死
而不離嗟夫人身憂疾悲天計年以生惟日相保黃
馘槁容哽噎是防亦有弱息戒在垂堂胡爲乎一炬
之間百口俱燼彼亦何辜聞者其忍義甚於死死獲
所安柰何民牧竊位而殮夜沉沉兮霜苦寒冤寂寂
今無悲酸穆皇風兮清道秋月皎兮來還

代雙江禡祭文

伏以聞鼙鼓而思戰 聖王重疆圉之臣御尊俎以

折衝賢將本詩書之士大明無外曲珍包荒小魏可

知取行犯順

皇仁赫其震怒師律界之取躬遠播

天威斷資神授言念某潼關謝事白水樓真塵網三
十年曾備嘗險阻艱難之態道經五千字已厭觀翁
張取予之文每鼓腹而忘形勞因鑑貌而懷戰勝何
期輿論竟動 宸聰出常格以訪山林假中丞而分
節鉞九關夜啓喧傳一騎之飛龍千里風行特下八
行之優詔東連黑水外控白狼孤竹蘆龍首瞻方鎮
神州赤縣咸入撫綏俾釋耒以卽戎殊違志願念宵
衣而旰食忍緩馳驅方祖帳之朝臨望靈旗而禡祭
齋心徼惠矢志宣忠伏願眷祐聿隆神明默啓矜衆
生之離患幹三氣以除氛河鼓降精錫玄符而佐命

把橋發秘遇黃石以成功知出萬全算收百勝令行
陰慘有北盡豺虎之投時定殺機在陸無龍蛇之跡
玄戈遙指電掃霆飛胡馬逐奔風聲鶴唳問風俗而
憑熊軾塞垣免烽燧之虞戴于戈而包虎皮燕市飽
酣歌之樂式光景運永荷寵靈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甲午

伏以無地起樓臺早慕萊公之事散金與親族深慚
疏傳之賢雖闔門共爨未能幸九世同居可樂一新
衆宇相與合歡顧瞻盤谷之中實據桐江之上橙溪
匯碧坳嶺環青諸峯羅列似兒孫可登高而作賦三

如遊嶺麓門庭三五步有日可登舟杯或謂江村

九家入山不深入林不密雖無嘉木美卉之景時聞
行歌互答其間惟茲地之效奇未爲人所物色昔我
祖也見而悅之山之下居焉百有餘歲矣當其開荒
三徑不過栖息一枝瑞竹軒中常有四時之色鳴琴
亭上每高千古之心蓋啜菽飲水亦自欣然非離世
樂道不宜有此是以後有興者咸謂天必報之爰自
高魯曾以來世爲清白之吏銀魚墨綬曾典邊隅象簡
金章屢持憲節惟念朝無倖位故皆國爾忘家日益
有聲地不改闢羅君章階下蘭菊叢生蕭相國歸來
垣屋不治鄉里稱長者可以貨取乎居第傳子孫至

今存可也門閭欲大物數自更時當平鼎晉升歲轉
辛壬癸甲殷邦嘉靖惟十有三年春洪範稽疑卜三
龜一習吉營宮室先祠堂已有棲神之所合族屬序
昭穆尚無趨禮之庭吉日今辰良應時而事集有力
如虎運斤成風敢云肯構之材聊畢結茅之願堂名
嘉會蓋主就東階客就西階可以退讓而成禮亭扁
儼思必男正外位女正內位然後動靜之有常宮墻
高不及肩廳事僅容旋馬後世師吾儉得此亦過矣
先生自此升於我何有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君子
之藏身待價有如此者八荒爲闢天地爲度聖賢之

朝見壺裏乾坤但可避燥濕暑寒不願乎外惟其塗
塹茨丹艘在後之人凡我同盟聽吾善頌

東 桐江江水接長空流沫回瀾觀道術他年用
此洗羣蒙

南 南山倒影入澄潭深夜孤舟弄明月魚龍還
起聽清談

西 橘刺藤梢路不迷已買青山一片石不須更
問武陵溪

北 百丈崆峒攀不得寄言猿鶴莫移文山靈自
此生顏色

念齋文集 卷一 六十一
上 萬里雲霄無礙障凡事皆可對人言此心本
是如天樣

下 風雨不來君莫訝能令寒士足歡顏還有萬
間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地因人勝天與我時儒其躬儒其子
儒其孫一經之教有所試矣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
五福之錫豈欺我哉富貴福澤將以厚吾生長幼尊
卑誰與爲不善以嗣以續有猷有爲問學者接踵而
來悔過者望廬而返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媿居一
峯先生之郡以數則過以時則可尚思衍豫童夫子
之傳

伏以空中樓閣品題敢擬前脩物外烟霞踪跡已成

癖好恨買山之無日苦面墻以多年爰收人棄之材
聊作天游之室念某質拘孱弱心慕高明幼讀父書
好賦十二樓五城之句長聞師訓思承七百歲過數
之傳被緼袍以升堂共簞瓢而在巷自甘蠖屈不羨
鸞栖架上牙籤盡千年之墳典座中清佩來四國之
英豪五陵車馬雖不至門百首風花尚能援筆顧茲
偈仄莫遂徜徉素無暮夜之金難擁朝雲之棟掃除
露地移置風簷尺椽片瓦舊貫不加剝水殘山含情
有待雲霄漸近可安絕粒之軀風雨不驚聊擬爲巢

念齋集 卷之七
之俗時倚闌騁望或歌枕浩歌焚爐篆以清齋洗釜
塵而招隱觀二儀之清濁余茲藐焉覩萬類之枯榮
誰爲受者月明千里尚思瓊樓玉宇之高寒春色滿
園無復野草閑花之愁怨路傍塵起去馬來牛天外
霞飛斷鴻孤鷺歲寒獨守賴三友爲相知日晏閒眠
似一僧之未起座可移而攬秀帽不落於登高惟從
吾之所求豈知老之將至暫延梓匠不煩畫堵之工
且逐兒童共和繞梁之韻

東 不說相如四壁空夜半冷風開戶牖恍疑身
在碧霄中

南 鹿角清光影碧潭已識無心爲道體年年只
與水雲來

西 茅屋雞聲月正低借問此時塵夢裏幾人奔
走逐輪蹄

北 千峯萬峯望不及紫微夜夜自中天乘槎不
用探消息

上 八萬四千豈尋丈中間寒暑任推遷不遣絲
毫牽度量

下 世界誰爲具眼者却笑觀場喜與悲主人一
一能拚舍

伏願上梁之後安居不曠大道常聞弟子忘言常對
衣冠留暮雪小兒解語莫將談笑笑傍星辰轍跡漸深

定來長者琴絃未絕必遇知音矢考槃以弗諼終塏
埃之未謝大清可俯無極爲期

桐臯芸館上梁文 癸卯

伏以環堵四十年初何溫飽古書三萬卷素所珍歲
偶徙流以飲牛因采芸而辟蠹地隣南畝可聽歛函
門對北山無勞移檄某寤寐先哲生長太平貌不逮
乎中材愚莫化於上智早親鉛槧粗窺孔壁之文驟
玷班行謬作周南之史歌白華以連塞撫青陽而居
諸載奉寵光計何禪於宗社旋蒙解澤恩且賁于丘
園皓首弗諼其勤四體清時希遇願受一厘念稼穡
之艱歲不可爰頌公術之經日已就荒幽卜林塘工
乎何病率婦子入此室處樂天命將復奚疑流水知
音識灌園之有道白雲爲侶期出岫以無心卜筮種
樹之書賴以俱存金石欵識之文幸而遍閱無以立
無以言翺庭可訓請學稼請學圃侍坐何慚先成擊
壤之歌共助索綯之力

東 楊柳深林溪水通不用桔槔動機事坐看風

雨布春功

西 小圃新成草樹齊杞菊開時人易醉杏菴熟

處鳥爭啼

南 山色悠悠靜與參四尺長鏡憐暮雪孤舟橫

處見春潭

北 結茅舊傍崆峒側春至寧歌十畝閒年登願
共千人食

上 善惡無私人所仗清獻何勞夜有香堯夫本
是天爲量

下 主人原是無爲者已拚身世等蜉蝣肯爲兒
孫作牛馬

伏願上梁之後人歌帝力世誦王言朝出耕暮歸讀
古書下無濕高不苦乾元歲焉脩焉息焉游焉夙夜
匪懈博也厚也高也明也天地同流某水某丘吾所

遺翠山莊上梁文

伏以衛公子居室所貴苟完蕭相國爲家但令師儉
顧子雲之眈寂實龐老之遺安雖云舊貫之仍亦以
因時而革伏惟主人志甘藜藿跡謝塵埃在畝畝而
不忘君能歌帝力知風月之俱屬我更喜農談有先
人之漱廬於深山而獨處未能徙突自合移栖畫茅
宵綯敢厭親細民之事出耕歸讀亦欲得古人之心
偶率衆以開荒因命工而尚勢易棟宇之撓折增山
水以高深門外寬閑可容五柳室中偈仄聊比一枝
於此而詠豳風築場納稼或從而邀海月望野尋梅
笑談不病於夏畦婦子得親乎春盃飡英籬下足延

縱浪之襟懷煨芋爐邊誰識急流之人物未論天地
之生吾有意且混草莽而與物同春四鄰聞喜以咸
來六偉齊聲而贊頌

東 此去吾家一徑通縱有扣門來見訪定知長
者似龐公

西 雲外三峯棟宇齊今日此山真買斷直教高
枕聽晨雞

南 奇柯百尺影穆穆材大莫憂無用處也能風
雨護茅菴

北 崆峒亦是華胥國自古高人能幾何至今故
壑生顏色

上 平生有意尋蓬閣何處夜深黃鶴來主人入
手休輕放

下 擇取良田宜林者漉酒須尋元亮方葛巾頭
上還堪把

伏願上梁之後徑草不迷簷花作對命中車而屢至
共策杖以間遊人歌大有之年竹報平安之日飲泉
而得壽考種樹以辨美材永托善隣終成樂土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丁未

隔三千之弱水空望雲霞擁十二之重樓忽開雪浪
景非幻現業以緣成恭惟旌陽真人立不易方生而
密契守專一氣道超無始之先憂切羣蒙患在有生

之後謂洪水猛獸實鄒軻之痛心而沉玉負薪乃漢
皇之遺烈教緣神道身代天工不嗟劔術之踈自撰
符命之秘遂憐南方卑濕之地蛇蛟結蟠竟使西晉
中衰之年雨暘時若仁施無告功成不居排闥閫而
上征絕天漢而徑度雲窓月戶杳莫知其所之桂殿
竹宮咸庶幾其一遇睹河洛而思禹人有同心迎猶
虎以祈年古多是禮顧茲捍患敢缺報章芳草萋萋
徒悲遺跡晨星落落望若待時偶衆欲之樂越疑天
從乎善願財能分有役不久勞淨掃緇氛聿興玄宇
離地三丈許已顯樓臺去天尺五高可輕談笑筌牙
奇對孔角如存綠綺峽山虛因未改員顛方趾誰非
子晉之身弄月吟風莫誤回公之姓樓頭黃鶴去不

返此日當還檻外長江空自流故人安在嘗聞五百
名世豈必盡屬龍沙但得一粒成丹自合同登鳳馭
撫軒楹而拍手清濁兩儀掩戶牖以潛居升沉三界
破功名則波濤一瓠識性命則瓦礫千金朝北越暮
蒼梧吾亦尋真之過客數落花聽啼鳥後應吊古於
斯文暫將洞府之清歌共對江山而答響

東 曾駕飛虹入海空坐看蓬萊幾清淺故鄉桑

柘遞春風

西 回首青山落日低鐵笛倚樓吹不斷幾多塵

夢自冥迷

南 月在青天影在潭記得褰裳曾宿處夜深無
語枕琅函

北 怪石分剛見神力從此山魃不敢過年年風
雨間荆棘

上 斗牛紫氣如龍狀莫道延津劍已飛手中尚
有青繁杖

下 滿岫雪花晴自灑老蛟切莫作人來神仙原
是樓居者

伏願上梁之後烟雲作護芝草長春未湏問百和九
華之香方宜作供主共憶萬遍千周之句何以酬恩
鼎器須防藩籬無墮杜旁門之他漏封密室而苟完
引事作郡邑者特衆若家稱萬石兼腹笥五經苦節
不惑於仕夷忠憤每形乎報主世濟厥美家有其書
雖顯晦之難齊類華腴之足誦未可更僕而屈指孰
非先人之一身道與時隆禮緣義起正月之吉國族
聚斯爰申如在之誠用報無疆之惠蓋宋元明五百
餘歲而袁臨吉數十大家雞鳴咸興駿奔恐後儀文
久而大備戶庭至莫能容羣望克諧更圖倏集美瑕
丘其可樂卜澗水之在東食墨于龜有慈其氣遂卽
九京之地載新百世之祠幸鄉人歸我田喜工師得
大木練時日物土方象生存爲寢門階事可容其步
武辨內外以藩衛堵觀不止于及肩尊壘在榮鼓鍾

于序神龕祔位儼乎常若有臨庖次齋廬退而各得其所至於世傳重器天錫秘文各有攸司存于度閣物具而遂苟合山高爲之益增不日告成疑降靈之嘿相一陽來復感茂對以反初洪先竊媿寡聞實陪末議顧南山之霧遺澤猶存遡東塘之源結鄰甚邇惟橙溪之開宇始蘭谷之避囂苦心已驗於庭柯瑞氣嘗符於軒竹南交馳傳誰明匪石之心廣海參籌不易飲泉之志銅符入滇邑丕顯人文象簡靖徐戎克明 帝憲或鼓琴而歌解慍或挾冊以動長安施及菲才亦沾餘潤歸田食力頗堪版築之勞讀禮覃思相祖道共勸誦於族黨且對兒嬉

東

千峰羅列是崆峒形似執邊趨曉日色如會弁立春風

西

千古衣冠地不迷植樹不須王氏祝遺碑常護宋人題

南

千折紆縈秀水潭采澗愛看蘋葉翠釀泉味比蜜脾甘

北

千畦楓視新田側已能作賦頌椒馨便可躬耕將黍稷

上

千年光景昭靈貺福善從知慶有餘感神端合通無象

下 千人舊福時當大多聚圖書談古先豈徒鍾
鼓分晨夜

伏願上梁之後世思法祖人有多男行不負神明孝
親敬長者乃敢入教可視子弟歌詩習禮于其間推
愛已以愛人欣戚必關于同姓使享親如享帝夙夜
無忝乎所生咸增分簋之光永善式閭之俗遠垂世
範大慰宗盟

桐江水次倉上梁文 已酉

野陳委積實惟富國之藏地利舟車要在裕民之力
事有久而必復費雖衆而不勞恭逢臺省郡邑明公
惠教作新典惟率舊謂使民而轉運當權也以均輸
糴糶實惟艱難水陸可無會計痛顛蒙之入市必謔

幻於多門縱逆挽以奉將莫半償其坐耗繼之信宿
益見沉浮問糴而後時固虞翔踊權本於易手更冒
侵牟對刻木而口期持囊金而晝攫欲除羨目湏絕
弊源爰下采於芻蕘肆交騰於剡牘乃申上命仍集
衆思幸遂欲於天從敢緩期於歲改規畫考夫古昔
擬議至於旬時倣 國初之成規從水次之便計不
限以數惟意所安俾臨流以據高得豫儲而待發惟
桐江屬六一之東境在吉水爲西北之下流冠冕詩
書擅風聲於半縣謳歌耕鑿受禮教於先民合隣壤
五八五九六十都之間凡得金六千四百八十銖之

重或捐產以合美或宣力以要成剪荆棘而構梓材
接閭閻而開邸閣朴惟聖黜謝輝映於丹青尊比署
居儼紆徐於繚曲賦幾萬石人受一塵雖斗粟其可
容不崇朝而卽達爭趨負戴聚舞旄倪豈惟得百姓
之歡心實可垂百世之永利左規右矩子來咸屬於
工師十雨五風雅語忽傳於里巷暫停運斲小試唱
籌

東 楊柳陰中盡短蓬舊日米船休借問岍頭已
有長年公

南 墨潭潭水接玄潭此後長官清似水市人有
米莫相覓

西 川原村麓互高但催辦不勞人吏下家家看
杵候鳴雞

北 司徒駐節章江側不允吉安安福軍帳下黃
頭任相迫

上 願求明府青天樣 朝廷恩德已難酬寬租
詔令何須放

下 江中米賤原無價此處民淳官要知不用鞭
笞與呵罵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國運中興山谷不識衙前
粳稔常多壟上春來江漲官艘似發海陵潮歲久林
深輿誦堪評汝南月有禪鄉郡且壯江山

新居上梁文

辛亥

伏以仲蔚園居睹蓬蒿之三徑淵明栗里紀歲月於
再遷豈爲士而懷居聊從吾之所好石蓮主人才難
適用分甘退藏塵網三十年幸迷塗之初覺玉階方
寸地笑春夢以何馮請學老農無踰我里求田問舍
雖無温飽之心剩水殘山偶有希奇之遇思棠棣之
室未遠顧桑梓之地可依從者如歸卜之曰吉蓋南
方卑濕養生者之深虞而厥土燥剛堪輿家爲稱善
安猶置噐徙無出鄉蟻有移封似欲善乎其後雀能
占歲可以人而不如伯夷樹歟伯夷築歟敢云廉士

鮑叔知我鮑叔辭我頽有故人盤谷之康馮頽來此
山之猿鶴何怨揮風氣遺種類敬遵老康馮頽來此

陽觀流泉因識函風之業且人棄而我取可朝耕而
夕歸田家絕四隣青山真如屋裏江村抱一曲白鷗
長傍人來小子聽滄浪之歌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白
日到羲皇之上饑來卽飯倦來卽眠門人勿謂墻卑
婦子率入室處弟勸兄酬及時爲樂雞鳴犬吠接境
相聞他日柳樹五株先生便堪作傳深春桃花夾岍
漁郎休更問津任呼馬與呼牛能爲鼠而爲虎萬間
寒士付之柰何一廛爲民得此亦過苟飲水曲肱之
可遂卽拱壁駟馬以何加占營室在中星正維今日
舉大木呼耶虎試聽同聲

東 芸館橙溪一徑通分付溪邊舊桃李春風原
在滿懷中

西 樓頭騁望衆山齊欲識主人憑几意浮雲更
比曲闌低

南 天畔晴峯染碧嵐莫擬虹橋接霄漢十年早
已謝朝簪

北 紅塵一騎來京國偃武脩文當盛時直須擊
壤躬耕食

上 明月清風任豪放縱着羊裘把釣竿江湖誰
解干星象

下 牙籤萬軸插高架終歲如今學閉關明奇哉
酒姑田駕

伏願上梁之後豐年報國多福宜家羣居者闔室無
欺外至者得門而入戶開亦開戶闔亦闔善言無千
里之違道隆而隆道污而污正氣塞兩間之內讓耕
讓畔里有仁風學禮學詩庭多暇日空中樓閣堯夫
何意於品題壁內經書安國可傳其刪述永遺善緒
益顯文明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丁巳

依月巖而悟王靜元公詣無極之先人雲谷以結幽
棲朱子大斯文之緒在百工術業尚且貴於專精矧
千古心傳可無資於游息蓮洞主人質非狂狷竊慕

中行心泯然尤未緣上達不遑寧處冀獲異聞三人
必求我師四方不忘有事徜徉五嶽涉獵百家啓石
室之丹書夜窺海日挾秋風之白鹿手挾星河永托
隣於太初辭鑿竅於混沌思焉若起近而易求悔多
聞之見欺屏繁思而自守地不愛寶物有當機偶逢
巖洞之竒形久秘荆榛於僻壤未論太乙身寄蓮舟
空數三峯花開玉井行纔踰里望若層丘金掌凌霄
沉瀝泫僊標之晴旭碧濤翻海珊瑚間鮫室之明珠
疑六丁雷斧之冥搜儼九首天吳之呵衛頗投夙好
遂罷遠遊借風詠於暮春除茅塞於山徑辯種而藝
木已過十年環者以爲宮因周一畝梅關待月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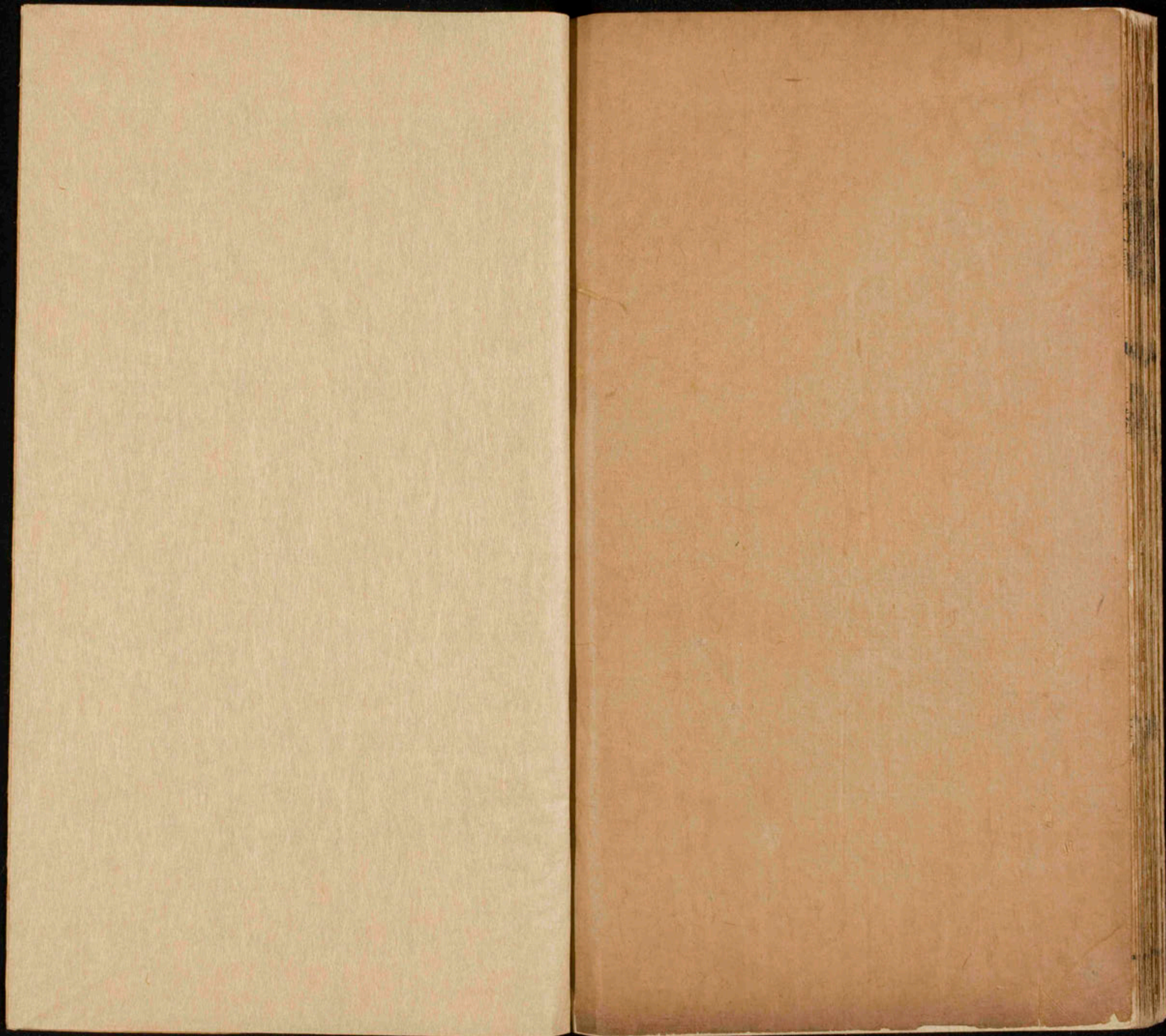
租酬帝力

上 秋陽皜皜無遮障此是千年孔孟傳不用山
天觀易象

下 六經諸子存高架升堂欲辨異同間只在此
心誠與詐

伏願上梁之後塵囂不入道氣常存答問向初平一
語勝十年之誦讀端坐如明道四時對萬物以靜觀
求州里蠻貊爲可行必視聽動息之皆理敬以修己
仁不讓師檢名節以固藩籬當使烟霞增氣色卽辭
章而爲羔雉莫教猿鶴漫移文本石居鹿豕遊終身
與深山之野人無異江湖身廊廟志諸生以名世之

豪傑自期世教少裨山靈何幸



110X
135
8